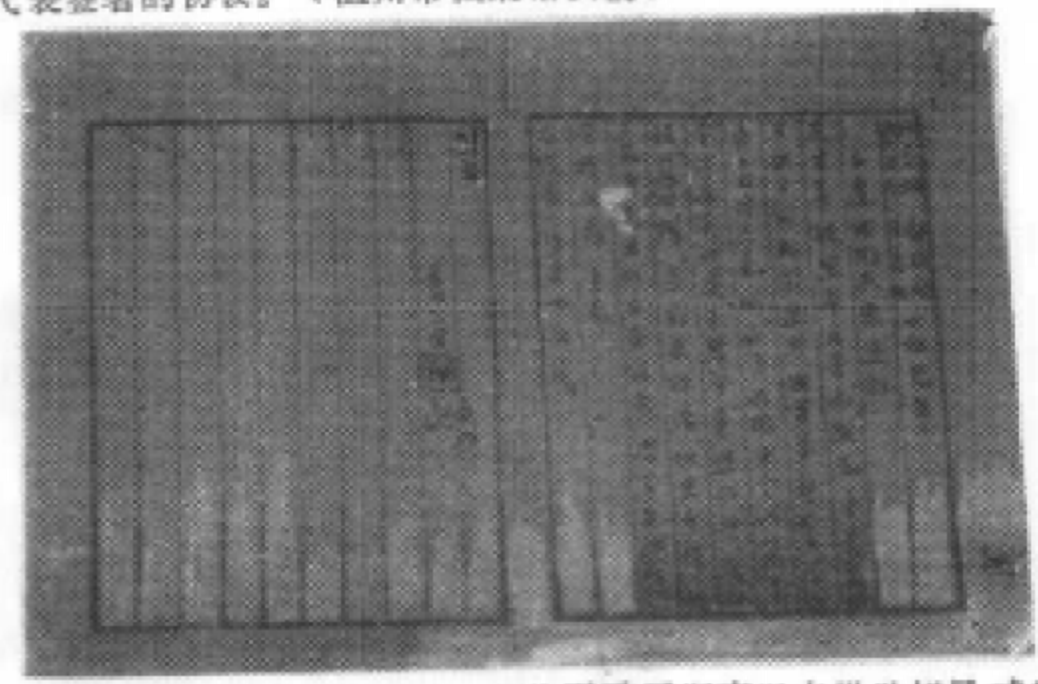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叶　芳将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举行两次正式会谈，达成了起义协议。图为五月一日第一次会谈后双方代表签署的协议。（温州市档案馆供稿）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叶　芳将军致函浙南游击纵队胡景斌等四位同志，信中提及："一切可照目前成议进行，惟军事部署请派负责同志来斌与弟共同决定，以策万全。"图为叶　芳将军原信。（温州市档案馆供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浙瓯日報
臨時版
昨晨永嘉完全解放

温州解放的次日，即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浙瓯日报》临时版一版头条，报道了温州和平解放的消息。图为当日报纸。（温州市展览馆供稿）



温州和平解放，各界人民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进城。图为群众在小南门码头欢迎的情景。（温州市展览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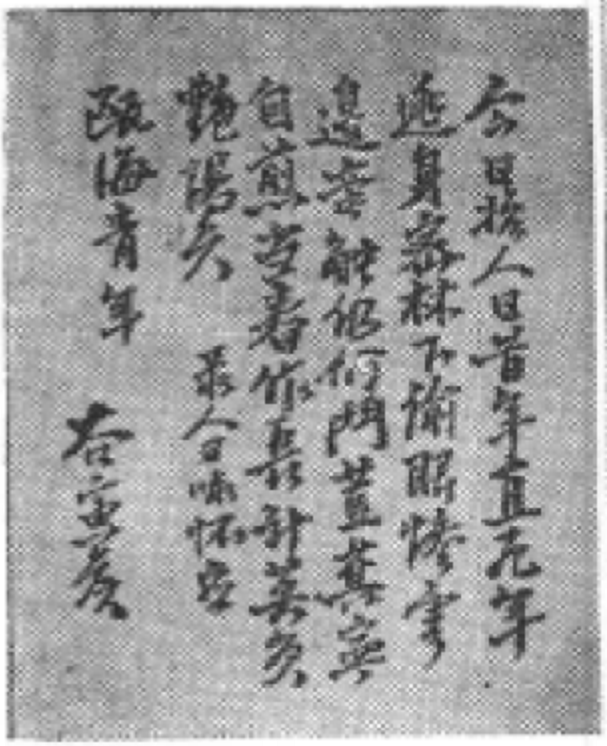


温州中学原校长金嵘轩先生像。（温州市档案馆供稿）



匯海中学创始人、原校长谷寅侯先生像。（柳云生供稿）

一九四六年，匯中学生会编辑出版进步期刊《匯海青年》，谷寅侯先生在创刊号上题词。图为题词原文。（柳云生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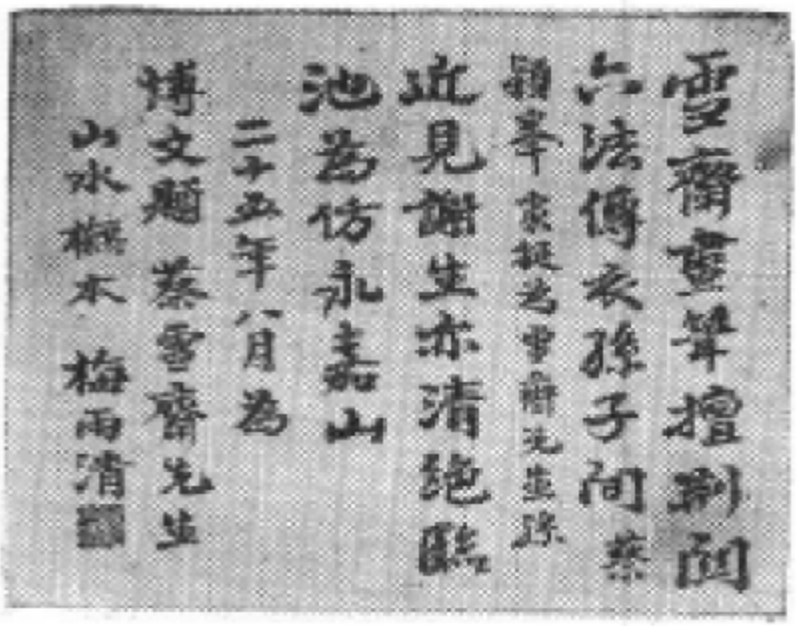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末，金嵘轩先生任永嘉县私立济时中学校长时，亲手制订校训。图为其手迹。（黄来仪供稿）



籀园图书馆（解放后改名为「温州市图书馆」）原馆长梅冷生先生像。

（梅之芳供稿）



雪斋画笔擅荆关
六法传衣孙子间
翰墨家挺为曾孙先生跋
此见谢生亦清绝
池为仿永嘉山
二十五年八月为
博文题 蔡雪斋先生
山水横本 梅雨清窗

梅冷生（国清）先生手迹之一。

（梅之芳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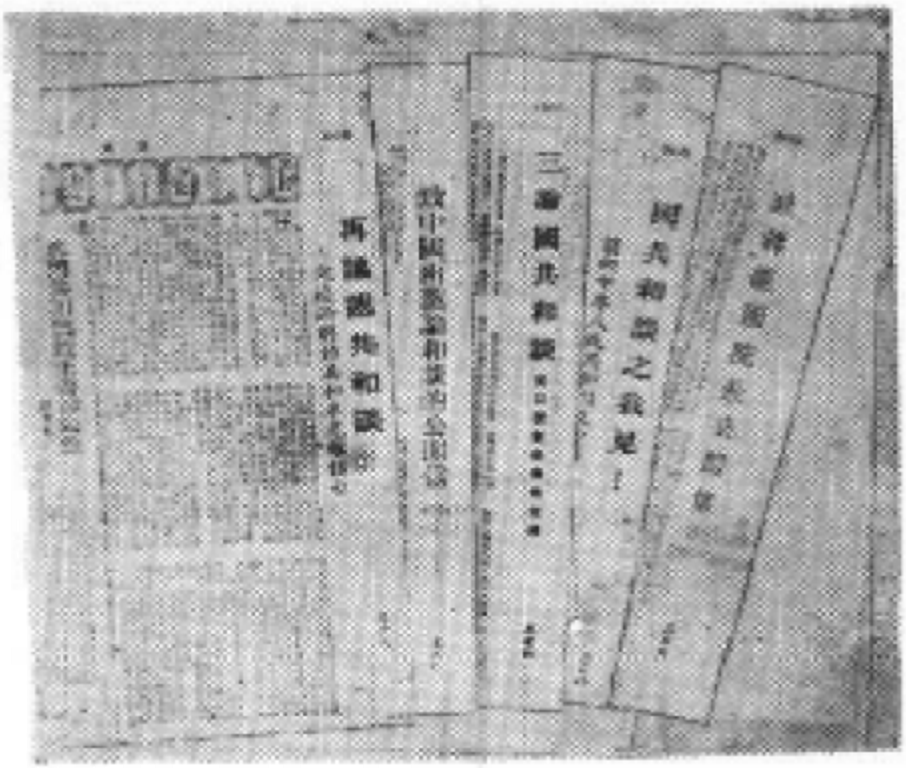


著名学者王书林教授像。

（王书之供稿）

王书林教授在香港报刊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国共两党和谈，实现国家统一。图为报刊文章之一部。

（王书之供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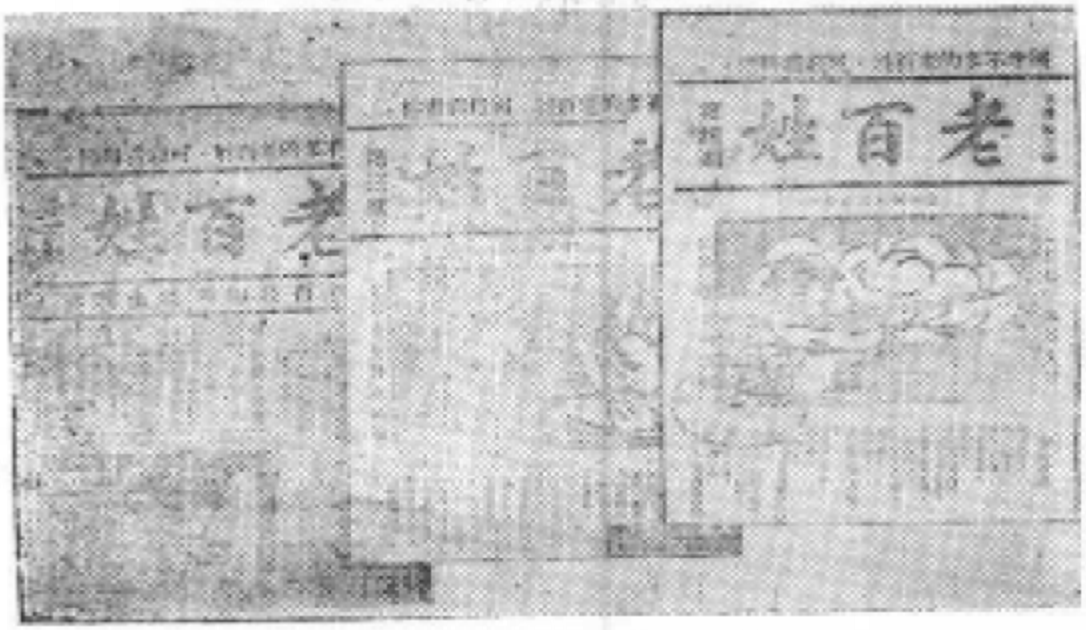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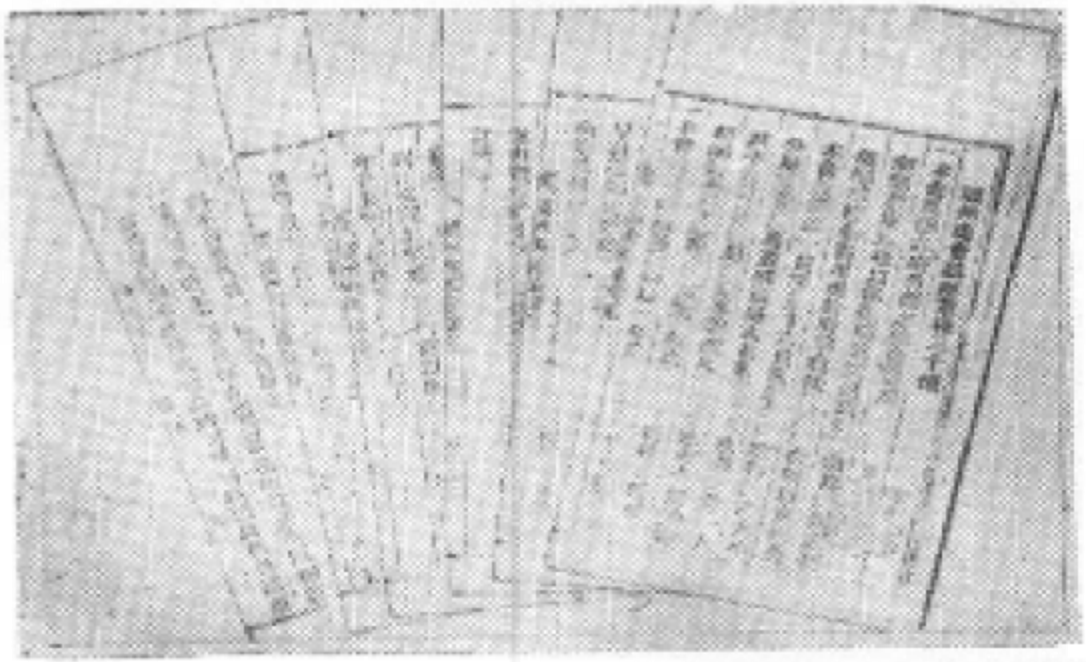
原温中附小主任、三希小学首任校长王晓梅先生像。
（王建南供稿）

抗日战争时期，王晓梅（瘦梅）先生曾主编通俗刊物《老百姓》。图为刊物之一部。（温州市图书馆供稿）



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二十年代建于温州市区华盖山上（现已无存）。图为当年纪念碑全景。（章志诚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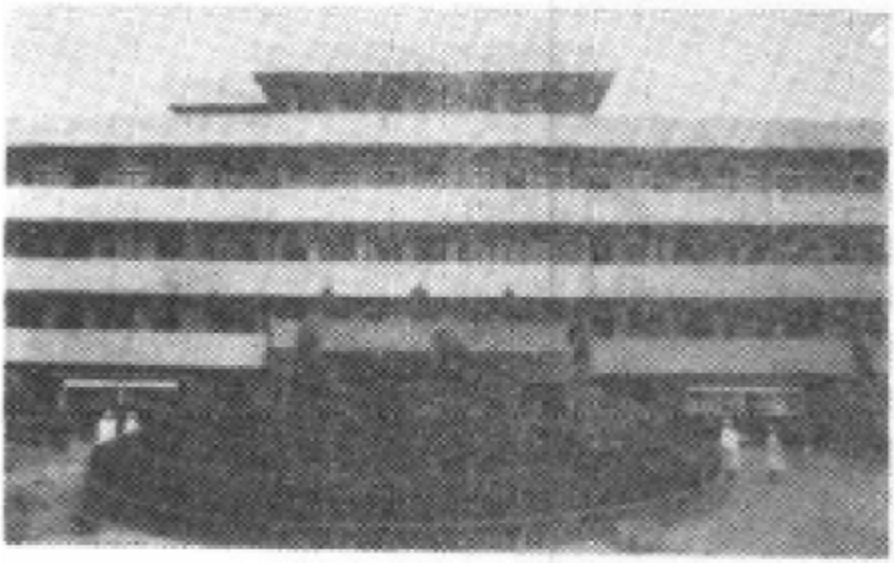




清末，商务日趋繁荣，温州商人首次发起组织商会。图为当年制订的《温州商会试办章程三十条》。
（温州市图书馆供稿）



一九〇六年建成的白累德医院旧院址。
（郑求是供稿）



一九五三年一月，白累德医院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图为新建的病房大楼之一部。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供稿）

目　录

叶　芳将军与温州和平解放…… 王思本（ 1 ）

温州起义经过…… 卓力文（ 19 ）

为和平解放温州牵线搭桥…… 陈　易（ 35 ）

起义回忆片断…… 朱建新（ 41 ）

“东南”轮事件及叶醒尘等人叛逃始末…… 冯国柱（ 44 ）

最后一次军务会议…… 张渭璜（ 51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二〇〇师和叶　芳将军的起义…… 汪仁杰（ 53 ）

永嘉团管区及其起义…… 黄杰甫（ 59 ）

旧政权的终结…… 孙孟桓（ 66 ）

记温州解放前夕二三事…… 张一爵（ 70 ）

温州解放前夕的金融市场…… 沈允德（ 74 ）

尽瘁教育　为国育才
——著名教育家金嵘轩先生办学业绩纪实… 黄来仪（ 81 ）

先父金嵘轩二三事…… 金志纯（ 90 ）

温州著名教育家谷寅侯先生…… 刘安民（94）
回忆王晓梅老师…… 王福音（102）
永嘉县立民众教育馆始末…… 王晓梅遗作（109）
斑斑心血照遗篇
——记温州图书馆故馆长梅冷生先生…… 张宪文（114）
梅冷生先生与温州地方文献…… 潘国存（121）
我与籀园图书馆…… 梅雨清遗作（126）
我的二哥王书林教授…… 王书之（131）
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
……陈梅豪　汪起霞　郑求是（苏　虹整理）（139）
从《瓯笼晨报》到《商报》…… 陈　枢遗作（148）
温州商会之创立与沿革…… 邱百川（156）
温州商会试办章程三十条……（资料）（163）
我所知道的杨雨农…… 陆雨之（168）
一九二三年旅日温籍华工被难
与王希天义士…… 洪特民遗作（173）
《平阳矾矿史话》一文的订正…… 刘彦珍（180）
来函照登……（18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叶　芳将军与温州和平解放

王思本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凌晨，浙南重镇温州市和平解放了。这是温州人民难忘的日子，也是我最难以忘怀的日子。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三省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挥戈入关，以雷霆万钧之势，于一九四九年初又胜利结束了平津、淮海两大战役，捷报频传，人心振奋。国民党反动统治土崩瓦解，摇摇欲坠，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袍笏登台代总统。国民党当局妄图凭藉长江天堑，偏安江南；同时以恢复国共和谈为缓兵之计，梦想苟延残喘。在当时形势下，每一个国民党官员，无不感到末日来临，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我自一九四八年十月玉环县长卸任以后，赋闲在家，静观局势的演变。正当那时，我友蔡一鸣（当时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浙江省负责人）经营救出狱，携带全家妻小来温（蔡是温州人），我俩会面之初，他即动员我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并畅谈国内形势，民心向背，很诚恳地劝我对自己前途应做正确的抉择。我当时对社会现状深为不满，体会到自身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蔡的忠告对我颇有启发。

一九四九年元旦，叶　芳接任温州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他原在国民党第五军邱清泉部任骑兵团长、挺进总队司令等职。一九四八年秋，邱清泉派叶　芳来温招募新兵。翌年元旦，叶　芳就任温州区专员，旋即邀我担任专署第一科科长。叶与我原是初中同学，他曾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为人诚恳，性情豪爽，遇事果断有魄力。他先挽金天然（专署主任秘书，和我是老同学）来劝说，我开始婉言谢绝，终以盛情难却，最后答应帮忙。叶说："大家都为故乡服务，不要计较个人地位，政治我一窍不通，由你全部负责，我干涉是王八蛋，军事你不懂，我自己负责。"后来我俩共事过程中，他能推心置腹，信守诺言，可说是肝胆相照吧。

当时温州也和国统区各地一样，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地方党棍、官僚、特务、地主恶霸、地痞流氓肆虐百姓，弄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民怨沸腾；经济上通货膨胀，已濒崩溃，物价一日数涨，街头金钞投机买卖活动猖獗，升斗小民，食不果腹，投机商人花天酒地；再加之伤兵、游勇、流氓聚众闹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们那时不可能认识到这是社会制度问题，还认为是人谋不臧所造成。我们经过几度研究，决定先从澄清吏治，争取民心着手。叶　芳要我拟施政纲领，提出三大政治主张和十大口号。三大主张是"政治灵魂在于民心，政治力量在于民众，政治目的在于民生"；十大口号如"澄清吏治，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投机奸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等，通令各县一体遵行，并将十条口号制成大幅标语到处张贴，为众所周知。虽然这些只不过是空头支票，不可能真正实现，但在当时国民党任何一级政府都

不敢公开提出。为了整饬社会，取悦于民，叶　芳派了吴昭征（第二科科长，管财政金融），卓力文（保安司令部参谋）率领部队将五马街、晏公殿巷金钞市场的投机商当场统统逮捕起来。封闭了金钞市场，处理了几名大的奸商。随之在某一天夜里，叶派卓力文率队包围了专员公署情报室主任廖廷基的住宅，当场逮捕了廖廷基。廖是军统特务，无恶不作，浙南人民恨之入骨（廖在温州解放时乘混乱中越狱逃跑）。接着将温州区军统特务头子苏　德驱逐出境，给作恶多端的特务分子当头一棒，通过这些具体措施，叶　芳在政治上树立起一定威望。

叶　芳是军人出身，深知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在军事上加强实力，方能在关键时刻指挥自如。他首先改组了“温州城防指挥部”，下设城东、城南、城西三个指挥所，派吴兆璞（国民党温州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城防指挥官（后由罗道南继吴任指挥官），卓力文为城东指挥所主任，林　竟为城南指指挥所主任（林　竟在解放初期去台，一九八三年回来定居瑞安，现为省政协委员），林秉勋为城西指挥所主任（林在解放初期去台湾，现任台湾“立法委员”），并加强了对城东港口进出船舶的严格控制。在此同时，专署借“防匪”、“防荒”、“防疫”三防名义发布命令，向资本家、殷富筹募“三防经费”黄金一百两，一律以实物缴纳，作为扩军经费，此事由吴昭征和我主其事（叶　芳专员交卸时全部移交永嘉县政府接收）。当时我们在武装方面，原有可以掌握的新兵团、浙保独立团两个团外，还有永嘉县政府国民兵团自卫队几个中队（后将其编为一个团）。

我和叶　芳共事之中，经常谈到国民党派系斗争，政治腐败无能；共产党解放军作战英勇，纪律严明。但谁都未敢贸

然提出反蒋亲共的主张。当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传来邱清泉在战场上毙命的确实消息时，对叶的刺激极大，他感到自己一月靠山倒了。不久，浙江省主席陈　仪被捕（陈　仪动员当时的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起义，由于汤向蒋介石告密，蒋下令逮捕了陈），第二月靠山又倒了。接二连三的不利消息给叶以沉重的打击。继之周　岳接任浙江省主席，叶与周向无渊源，专员位置自料难保。叶受此挫折，感到前途渺茫，不得不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反叶势力活动更加猖獗，什么"叶　芳被撤职"，"叶　芳被扣留"，"叶芳投共产党"等等谣言不一而足。政治环境突变，风云变幻莫测，当此之时，叶　芳思想正在徬徨之中。某日，叶　芳邀金天然、卓力文、徐　勉、吴昭征和我一起密谈，对时局看法各抒己见，彼此都明白再不能故弄玄虚了，应该开诚布公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以求统一认识。我说："国民党的垮台，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共产党解放军席卷全国势所必然。國民党藉长江天堑偏安江南，决难实现，大势已去，民心向背，任何人都看得清楚，只有靠拢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出路。"金天然说："如果现在决定起义，还有充分时间准备，主动权尚在我手，一旦失去权势，前途难以预料。"卓力文、吴昭征说："对国民党没有任何幻想，万一与共产党作战，我们的士气、民心都不可靠，只有准备起义，才是不失明智之举。"叶　芳只听我们谈，沉默不发一言，看他神气，好似胸有成竹，而对我们提出反蒋起义等刺耳的新名词，也没有表示制止和反对，令人丈二金刚摸不到他的头脑。而我观察他的神态，象正在暗中盘算，似乎可以接受。我说："我们都是本地人，不忍亲眼看到故乡人民遭殃，将

来一旦战事爆发，城外大军包围，城里伤兵有两千多人，其他军警人员不下千余，再加之地痞流氓扰乱、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城中十六万生灵涂炭，我们怎么对得起家乡父老！”徐勉说：“温州不能断送在我们手里。”最后叶　芳果断地说：“我不能做故乡的罪人，决定起义罢。”他又说：“我来温经上海时，已和胡公冕先生早有默契，因时机未成熟，不敢过早提出，既然你们态度明朗，我们就这样干。”于是话题转入如何行动上来。当时认为，要起义必须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经再三商量，由我和徐　勉、金天然，吴昭征先与蔡一鸣联系，通过农工民主党的关系与中共中央联络。因当时白色恐怖非常厉害，蔡一鸣不知去向，无法接头，只有赴沪找胡公冕（胡是中共老党员，红十三军军长，温州人，居住上海，周恩来同志派他在沪作策反工作）。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周　岳到职后召开第一次全省专员会议，叶要我代表他参加，并要我向在杭州的高层人物探听周　岳对叶　芳去留问题的态度，同时请张千里先生与我同行。张是军界前辈，曾是周　岳老同事。叶还密托我，如周　岳决定要撤叶的专员职务，要我即赴上海找胡公冕商洽起义事宜。我和张千里至杭后，我即向各方打听消息，张即找周面谈。周态度坚决，一定要撤换叶　芳的专员职务，毫无回旋余地，于是我准备到上海去。但仔细一想，起义非同小可，兹事体大，非叶　芳同去不可。我即电叶　芳，请他马上来杭。叶抵杭后，我向他说明了情况，要他亲自和周一谈，以明真相。第二天早晨，叶即往省府找周　岳。约十时许，叶回到旅馆，他一进房门，即将手提包往床上一扔，很气愤地说：“他妈的，马上走。”他说明了与周　岳谈话情况，知道不能挽回，

决心去上海。我和叶两人即转往上海，抵沪后直接到胡公冕家，胡对我们非常热情。胡家晚饭已用过，稍事寒喧后，他便邀我两人到静安寺路一弄小馆子里用饭，那时顾客逐渐稀少，我们找僻静处密谈起来，最后叶　芳表示决心在温起义，并请胡先生与中共中央联系。我两人住宿胡家，静待回信。第三天胡说已与上海地下党联系上了，要我们马上回温，加紧准备，上海党将派同志来温面议，并约定上海党代表迟我们一班船（每周仅一班次）赴温，一再嘱咐代表抵温后安全问题应由我们完全负责。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中饭三人上馆子痛饮了一杯。席间，当胡问到："你们回去怎么做法？"这倒使我俩踌躇起来。这样一件翻天复地的大事，走错一着棋，就会流血死人，我一时答不上来。叶说："我出来前，只是希望与共产党联系上，对下一步都未考虑，还是请你指点指点，你到底是沙场老将。"胡先生说："首先必须绝对秘密，如陈　仪的被捕即可殷鉴。动员工作未到家，千万不可轻露真情，特别是温州情况复杂，防特、防奸至为重要。对敌方要稳住他们，勿使产生怀疑。核心人物不可过多，以免失密。遇事多多商量，切勿草率从事。紧紧掌握军队，万一出问题，即刻来电联系……"我们约好联络暗号，在胡家共住四五天，即搭轮回温。

我们趁在上海的机会，曾到第二兵团第五军军部找军长熊笑三和高吉人等。军部设在上海大陆饭店内，他们自邱清泉死后，从淮海战场中逃出来，在沪收集残部。他们官多兵少，熊要叶补充兵员；叶则考虑到一旦专员免职后，还必须设法掌握军队，就要求委为二〇〇师师长，还要求发给部分枪支弹药。熊对叶为师长答应考虑，枪支弹药当即批发，但

为数不多，由我们亲自运回。

我和叶　芳返温后，叶首先向核心人员金天然、罗道南、卓力文、徐　勉、吴昭征等人传达上海情况，并表示决定起义，要求大家严守秘密，积极部署起义事宜。因时间紧迫，里里外外事情犹如乱麻一团。就军事力量来说，叶认为罗道南（永嘉自卫团团长兼城防指挥）、叶醒尘（叶　芳的堂侄）可掌握，但战斗力最强的独立团团长朱哲光态度暧昧。朱是黄埔军校三期生，任团长十余年之久，在温多年，一直与浙南共产党游击队作战，而与叶　芳关系尚好；副司令吴兆瑛，也是黄埔三期生，平时和我们来往较密，必须加紧对他们做好思想工作。于是叶　芳决定：专员公署日常工作由金天然、吴昭征两人负责应付，吴兆瑛、朱哲光由叶　芳和我负责做工作。永嘉自卫队九个中队长由罗道南、徐　勉负责动员，并指令永嘉县政府在江北设立办事处，派徐　勉为该处主任，切实掌握在江北的自卫队。新兵团、独立团营连长，由卓力文负责工作。

我们还考虑到，万一叶　芳专员免职命令一下，而二〇〇师师长未任命，那时一个光杆司令难以号召，更难以团结大家。叶　芳和我们商议组织政治团体为公开号召，既可以藉此团结大家，又可扩大政治影响。政治团体定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同盟”，推我起草盟章，并吸收吴兆瑛、朱哲光、林毅（独立团营长）三人参加，当众推定叶　芳为主席，王思本为组织部长，金天然为宣传部长（后因忙于起义工作，盟章没有起草，该同盟如昙花一现随之消逝）。为了密切彼此间的关系，会后还到后花园狐仙庙前，以封建方式结成盟兄弟，写了“金兰谱”，举行宣誓，参加的有叶　芳、金天然、卓力

文、徐　勉、吴昭征、吴兆璞、朱哲光、罗道南、叶醒尘、林　毅和我等十一人。宣誓后，相互间私人感情更加融洽，联系也更加密切。

我和叶　芳返温不久，我的同乡同学邹益浩的儿子邹启枚以共产党嫌疑被永嘉县政府逮捕，我的老朋友黄公权的亲戚葛克俭、戴国英被捕，我友蒋汉声医师的女儿蒋肖薇在乐清运药物进游击区时被浙保独立团逮捕。他们都要求我营救，当时我一一答应。我与叶　芳商量，我们决定起义，何不将这批人统统释放，以示我们起义的诚意，叶表示赞同，并责成我负责处理。蒋肖薇案我与独立团团长朱哲光说明后，即行无条件释放。邹、葛、戴一案是永嘉县政府办理，于是以专署名义借口该案"情节严重"，命令该县政府速将全部"人犯"解署处理。共解来同案七人，除邹、葛、戴三人外，还有冯增华、沈文海等四人，暂押在专署门口警卫室，不入监狱，我亲往探访，并安慰邹等人不要恐惧，静候"处理"。我即与专署军法官徐定督研究开释，仅四五天时间全部无条件释放。

我们自上海返温已一周，上海党代表还不见来，再等一趟船期又不见来，我们坐立不安，疑虑重重。是否代表中途出事，或变了卦？万一代表出了乱子事情就不堪设想了。叶于是决定派卓力文赴上海向胡公冕问个究竟，并请其催促代表即刻启行。卓当班船赴回，始知代表因故延期，决定下班轮准时到达。

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叶　芳接到免职命令，并由周　琦（周　亩堂弟）接替。叶派金天然负责办理移交事宜，并拖延至五月一日与周　琦交替。叶　芳自己忙于筹划二〇〇师司令部。师部设在松台山脚永光堂，并发布了第一号"日日命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